

淺談《花都奇遇》的創作歷程及舞台表現

文／殷偉芳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副教授 攝影／嚴培安、戴于翔

兒童劇《花都奇遇》是由巴爾札克《傳說中的名畫》、艾克曼與夏特良合著《蝙蝠婆婆》及辜提耶《嗜血情人》改編、串連而成。為了讓觀眾能夠體驗19世紀法國通俗劇的氣氛，演出也搭配特殊技藝（即劇中「魔術表演」），採音樂現場演奏。曲目挑選自19世紀法國樂壇精英的浪漫傑作。

在半年內製作兩部有關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的戲劇作品原屬不易，加上其中一部是要針對孩童所製作的兒童劇，讓這份工作更具挑戰。如何以「不說教」的戲劇形式向12歲以下孩童介紹以巴爾札克為中心的法國19世紀前期的歷史與文化，就成為《花都奇遇》創作的出發點。本劇由三個短篇故事《蝙蝠婆婆》（*La Chauve-Souris*）、《傳說中的名畫》（*Le Chef-d'œuvre inconnu*）、《嗜血情人》（*La Morte amoureuse*）改編串連組成。

憑心而論，巴爾札克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或者戲劇，皆不適合兒童閱讀或觀賞，因此在改編作品的選擇或處理上具有相當的困難度。既然是以巴爾札克的文學成就做為創作的出發點，經考量巴爾札克本人對藝術的獨到鑑賞力，以及法國巴黎一向傲視全球的藝文成就，1846年收錄於《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傳說中的名畫》因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和文化代表性雀屏中選。

原著發生背景為法國巴洛克時期：一位尚未成名的法國宮廷畫家尼可拉·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造訪柏雨斯（Porbus），巧遇另一在場的繪畫大師范霍佛（Frenhofer）。三人閒談之中，范霍佛提到了自己作畫的瓶頸，一直無法完成《傾城佳人》（*La Belle Noiseuse*）。普桑為了一睹《傾城佳人》的丰采，不惜背叛愛人，把百般不願的吉瑞兒（Gillette）送給范霍佛當模特兒，協助范霍佛早日完成畫作。但是當范霍佛把剛剛畫完的《傾城佳人》呈現在普桑眼前的時候，普桑只見畫布上佈滿各色顏料和一雙隱約可辨的腳，認定是范霍佛故意嘲笑自己的藝術品味，於是和范霍佛發生激烈口角。范霍佛卻因為普桑的「不識貨」，一時瘋狂盛怒之下，毀掉《傾城佳人》後自殺。

《花都奇遇》的第三場戲是取材自巴爾札克的摯友，也是當時浪漫派詩人、芭蕾舞劇作家辜提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的經典奇情小說《嗜血情人》。《嗜血情人》以倒敘的手法，由故事的主人翁哈蒙（Romuald）對修道院的年輕僧侶們描述自己年輕時和吸血鬼克萊席夢（Clarimonde）的短暫邂逅。因為哈蒙曾經忘情地吻了克萊席夢的屍首，把她從亡靈的世界再召

喚回到人間。從此以後，哈蒙就過著雙重生活：白天還是教區裡的神父，可是一到晚上，克萊席夢就會進入他的夢中，與之纏綿。直到塞比翁（Serapion）奉教會的命

令來到教區探望哈蒙，看到失血過多、臉色慘白的哈蒙，才發現了這個秘密，連忙帶著聖水入侵克萊席夢的墳墓。是夜，克萊席夢幽幽地來到哈蒙的夢裡道別，這也是兩位戀人的最後一次會面。故事結尾，年邁的哈蒙告訴他的聽眾，克萊席夢是他心中永遠的痛。

為了配合《傳說中的名畫》裡有關「繪畫」的主題，《嗜血情人》這一場戲的主人翁就由神父哈蒙的身分改為畫家范霍佛。《嗜血情人》中的老神父賽比翁也經過一番合理化的程序，將其身分改為《花都奇遇》裡的賣畫商人賽比翁爺爺（Papa Serapion）。

艾克曼與夏特良（Erckmann-Chatrian）合著的《蝙蝠婆婆》，其故事原型架構和台灣民間傳說故事裡的《虎姑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故事的主人翁是個窮畫家，棲身在一處小閣樓裡，因居所的地勢高，無意間觀察到長得像蝙蝠的一位老婆婆用計引誘住在一間特定旅館房間的住房客人上吊。上吊後的住房客人，靈魂化為靈魂蝴蝶，飛離肉身，可是還來不及飛往另外一個世界安息以前，就被化身為蝙蝠的婆婆吞食。窮畫家經過數日的觀察，決定對蝙蝠婆婆以牙還牙：就在旅館房間有了新的住房客人時，窮畫家帶著穿著與蝙蝠婆婆一模一樣的人偶潛入那一間特定旅館房間內，在蝙蝠婆婆面前吊起了人偶迫使蝙蝠婆婆也上吊自殺。

配合三位主要角色的畫家身分，《花都奇遇》的時間點設定在1821年到1831年間，地點就選在藝術家聚集的蒙馬特區（Montmartre）。法國劇場界從18世紀末開始流行

「通俗劇」（*mélodrame*）；到了19世紀，巴爾札克和辜提耶在巴黎劇場界奮鬥的時候（大約在三〇和四〇年代），通俗劇依然是當時劇場工作者暨觀眾的最愛。依照法文的原文，通俗劇所強調的是「音樂」在戲劇中的表現。為了讓《花都奇遇》的觀眾能夠體驗到通俗劇的氣氛，《蝙蝠婆婆》一開場，伴隨著靈魂蝴蝶翩翩飛舞的是古諾（Charles-François Gounod, 1818-93）的名曲《聖母頌》（*Ave Maria*）；在《傳說中的名畫》裡，吉瑞兒對愛人尼可拉（Nicolas）傾訴款款深情的旋律則是出自比才（Georges Bizet, 1838-75）的代表作，歌劇《卡門》（*Carmen*）；另外，范霍佛抒發自己對克萊席夢的歉意和相思所吟唱的《分離》（*L'Absence*）是由辜提耶撰寫的詩，經白遼士（Hector Gerlioz, 1803-69）所譜的曲。《花都奇遇》之三，改編自辜提耶的《嗜血情人》，也穿插了兩首歌，分別是《潟湖上》（*Sur les Lagunes*）和《墓園中》（*Au Cimetière*），也都是辜提耶親自填的詩詞，經白遼士譜曲。所有音樂都是現場演奏（Live Music），與19世紀的法國通俗劇表現手法如出一轍，而每一首曲目也絕對都是19世紀法國樂壇精英的浪漫傑作。

19世紀通俗劇的另一個特徵是特殊技藝（specialty）在舞台上與戲劇內容的配合演出：此番和《花都奇遇》的演出搭配的是魔術秀。平均《花都奇遇》裡的每一場戲有兩個魔術：《蝙蝠婆婆》裡有愛彌兒（Émile）和觀眾分享他所畫的地標風車，以及尼可拉所表演的變玫瑰花魔術；《傳說中的名畫》裡則有范霍佛表演改畫的魔術；《嗜血情人》一開始就是以「空中漂浮」來開場，爾後有塞比翁爺爺的「隔空取物」，克萊席夢走下肖像畫與范霍佛譜出短暫戀曲。

《花都奇遇》從台灣文學館演出的三場，加上在衛武營演出的一場，前後吸引了約三、四百位觀眾前來觀賞，以此可見文學作品改編成戲劇仍可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



為了讓觀眾能夠體驗法國19世紀前期通俗劇的氣氛，本劇製作過程刻意模仿當時巴黎劇場的呈現方式。



驚嚇孩童的蝙蝠婆婆居然是孩童心中最喜愛的角色。（攝影／戴于翔）